



□郭文波

秋收在即。这天,父母跟往常一样来到蔬菜大棚干活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,今后就不再种棚了。

“我和你爷从1993年种棚到现在,大半辈子,村里没有比俺俩还久的了……”周末,我回到老家寿光市洛城街道郭家营村,听父母聊起“种棚”岁月。听得出他们有很多不舍和感慨,毕竟大棚陪伴他们太久了。三十多年,土地里埋着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和希望,汗水和心血。

1993年秋天,轰轰隆隆的链轨车打破了乡间的宁静,原本沉默的土地被惊醒,一层层垒起、压实,成了高高的土墙。我和姐姐、堂弟在上面追着疯跑。没多久,我家和二叔家搭伙的第一个大棚在村河湾南边建了起来,一家种一半。

在这之前,家里靠种地赚钱,日子过得紧巴。农闲时候,父亲还经常背着沉重的匣子走很远的路,揽点木匠活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没什么起色,没什么盼头。

直到一个人出现在村里,带来了冬暖式蔬菜大棚,他就是王乐义。当年村里人听他讲述着建棚种棚的事儿,如同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一束光。一心求变求新、期待改变土地和自身命运的父母,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开启了“种棚”岁月。

包括我家在内,当年村里第一批响应号召建棚的只有十二户。开始那几年,我家棚里种的是黄瓜、香椿。同样是耕种,服侍大棚菜需要更精细用心。父母每天早上天微亮就起来,经常饭不吃就去棚里蘸花摘瓜。同时家里还养着鸡舍,种着农田,农忙时候他们累得回家就躺下,缓过劲儿来再做饭。记得那时的棚墙不怎么结实,遇到风雨交加的夜晚,土墙经常被大雨冲塌一段,父母就用麦穰和泥,一点点把墙补起来。

渴望丰收的父母,也如同大棚菜一样按时“进补”。他们经常看指导手册和说明书,不断提高农艺技术,瓜菜长得越来越好。不过那时的菜市场和物流不发达,瘦弱的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着几百斤的筐,到几十里外、甚至寿光市区的市场卖黄瓜。有时遇到上下坡,摔了车,把黄瓜磕坏一些,父亲难免心疼一阵子。后来父亲买了脚蹬三轮,才方便了许多。

种棚一两年就有了回报。记得那晚母亲在家数钱,有一万了!又给父亲数了几遍,他们无比兴奋:“咱家也成万元户了!”那一刻,父母辛勤的付出,终于变成了丰收的喜悦。

种棚也给我和姐姐带来了很多快乐。上小学那会儿,我们放学后就往大棚跑,隔着棚膜使劲喊,叫父母来开门。还偷偷在棚膜上踩着竹竿跳,有时踩破了洞,又不敢跟父母说。我们还喜欢听父母在棚里讲以前的事儿,那是书本上没有的。也会到棚里帮着干活,比谁落蔓快、谁摘的黄瓜大,算是一种劳动课吧。

1997年,村委号召在北边的农田里建棚。

[步履寻章]

这天,他们告别土地

父母把原来的棚卖掉,建了第二个大棚。当时邻里和亲戚自发帮着铲墙、竖檩条、覆膜,非常热闹。棚里以种油黄瓜、茄子、彩椒居多。那时候到村收菜的商贩很多,而且现卖现结,后来父亲还买了汽油三轮,菜确实好卖了。不过活一点没少,拉放草帘、落蔓、摘叶……

印象很深的是,每年七月蔬菜“拔园”后,父母在棚里翻地撒粪,又热又臭,非常难受。刮风下雨时,他们就往大棚跑,装些土袋子压在薄膜上。遇到下雪天,父母就赶紧去除雪,用木耙推、用手扒,手指头经常被冻伤。有几次夜里没及时除雪,冻在了薄膜上,父母就想办法清除,尽快把草帘子拉起来,让菜见光。

随着经验积累,父母种棚越来越有心得了。记忆中,我家彩椒的产量和品相格外好,时常有邻居来问怎么施肥、打杈,热心的父母总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。父母的专业水准真的能当农艺师了。父亲还擅长琢磨小发明,记得他给每一垄菜地安了管道,用来浇水,浇完一垄就堵上止水阀;他还把拴着绳子的滑轮吊在钢丝上,一拉绳子就能打开棚膜的风口。好多邻居听说后,都来跟他“学艺”。

2014年,村北的大棚地承包期快到了,村委要收回。那时的父母快60岁了,我和姐姐提议别种了,可他们不愿闲着,又从村民手里承包下第三个大棚。由于父母身体不如以前,棚里一直种彩椒,这样耗工夫少一些。这期间,我和姐姐各有小家,很少去大棚了。父母喜欢在棚里插些西红柿、西瓜、油麦菜,等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捎着。

不少亲戚、邻居劝父母年纪大了享享清福,他们总是笑着说:“没种够,再种两年。”渐渐地,父母快七十岁了。我和姐姐心里清楚,他们还是想着多给后辈留点积蓄。每念及此,我们就一阵心酸,觉得太亏欠父母。

三十多年的劳累,带给父母的是厚厚的老茧、银白的头发、伤病的身体。记得父亲的脚被大棚檩条砸到,断了三根脚趾;母亲跟腱断裂,手术后几个月没法走路;父亲的眼长期受强光和尘土刺激,长了胬肉和白内障;母亲近几年长了血栓,还从棚土坡上滑下来摔断了脊柱……可这都阻挡不了父母种棚的脚步。为了家、为了孩子,哪怕再苦再累,他们也有干头、有奔头。

三十多年的付出,换来了家境的改变。家里很早就有了电话、彩电。2001年,父母盖了宽敞明亮的新房,逐渐添置了洗衣机、冰柜、空调,装上了网络,生活品质越来越好。多年来,省吃俭用的父母,靠种棚支撑着我上学、购房、结婚的支出。“要不是种棚,就不会摆脱贫穷、改变命运。”父母内心很知足也很感恩。

如今的老家,年轻的菜农们依旧大清早去棚里摘菜,为着美好的明天忙碌。而老一代菜农的那份执着和热爱,还在寿光大地上传承着、激荡着。

“种棚”已成为我家的过去,但那永远是父母最自豪的事儿,也是父母最深沉的记忆。

[生活小景]

在一起,不怕

□张爱芳

那一年,先生病入膏肓,每天都是卧在床上蜷缩着身体,即便坐着也是紧皱着眉头,让人看着心疼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。在人手短缺,张皇失措的情况下,家里偏偏溜进了老鼠。我们本不想理它,可它却像挑衅似的,每天在阁楼上窜来窜去,像是在搞一场舞会,热热闹闹、有声有色。恼起来的时候,我会用扫帚把子朝天花板连捣几下,捣完后安静一会儿。可安稳没多久,它就又骨碌碌回来窜,窜得扣板吊顶“哐当当”响。如此反复,我本就放不下来的心,被这小东西搞得更加东摇西荡,恨不能变成一只猫,立时抓住它。可它却似乎变成了猫,把我当成了老鼠戏弄。

女儿放暑假回家时,阁楼上的老鼠似乎添了“鼠丁”,跑动的脚步声壮大了不少。

女儿决定将扣板全部拆除掉,捣了它们的老巢。

拆除是在晚上进行的。先生吃完晚饭,上楼休息了。我们母女俩开始折扣

板。女儿站在高凳子上拆,我接住拆下的扣板放到家门外。门外散步的人来来往往,不时有人向里张望,不知我们在干什么。

那晚,我们拆了很久。接近深夜,路上行人都少了。一位打牌晚归的朋友路过,对我们大声喊:“你们干吗呢?”我说:“阁楼进老鼠了,折扣板,找老鼠。”“找老鼠?你们不怕吗?”“都是生物,怕什么?”女儿淡定地回答。

那一年,女儿正是妙龄。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见了小虫子都会吓得尖叫。

夜深了,最后一块扣板被拆下。灰尘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飘落,阁楼深处出奇地安静。女儿轻轻跳下凳子,拍了拍手上的灰,眼神里没有丝毫畏惧,只有如释重负的坚定。

我望着女儿,忽然觉得,曾经那个怕黑怕虫的小女孩真的长大了。这一刻,她不只是我的女儿,更像是这个家的守护者。我们相视一笑,没有言语,却仿佛都听见了彼此心里的话——再难的夜晚,只要我们在一起,便没什么可怕。

□李艺群

[念念亲情]

九块九的感动

七十七岁的婆婆被确诊甲状腺肿瘤,需要手术切除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住院,紧张、恐惧像藤蔓般缠绕着她。我们几经安抚,才将颤抖的她送进手术室。肿瘤虽是良性,术后不放心让她独自回乡休养,便执意将她留在城中照看。

初次照料术后的老人,我显得笨拙而忙乱。我问婆婆想吃什么,她总是两个字:“随便。”菜市场里自然寻不到“随便”的踪影,我每日为她的三餐犯了难。

脖子处的伤口需要换药,我小心地用碘伏擦拭伤口,再贴上洁净的纱布。怕她闷着,每晚料理完家务就陪她下楼看广场舞。在家洗不了头,就带她去理发店躺着洗。一个月下来,自己憔悴不少,却未换得她一句夸奖。夜深人静时,偶有一丝委屈掠过心头。但转念一想,她一生居住在大山深处,性格本就沉默寡言,我又何必计较?

婆婆渐渐痊愈,脸色也红润了,就急着回乡。临走前日,我正在收拾行李,她忽然说想出去走走。这是破天荒的事——以往她来城里,从不独自出门。后来我才发现,婆婆看不懂商标,甚至不识阿拉伯数字。偶尔买蒜头、洗洁精之类的小东西时,总是掏出十元或二十元的整钞,默默地等着收银员找零。

一个小时后,婆婆回来了。她从身后变戏法似的捧出一双粉红色的拖鞋,递到我面前:“试试看。”我接过拖鞋,看到鞋底的价签:9.9元。抬头是婆婆期待的目光,我不忍拂老人的心

意,穿上,大小正好,柔软舒服。“乡下家里的拖鞋变质了,上回看你穿硬拖鞋,磨出了水泡。”她轻声说。我这才想起,当时大拇指磨破皮,起了水泡,她看在了眼里,记在了心里。

那一刻,往事忽然涌上心头,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婆婆,把对我们的爱落在了细微处:每次我们回乡前,她都会提前把房间打扫好,把被子晒得满是阳光的味道;二月二,做大猪料;端午,包粽子,立夏,炖鱼腥草汤……各种季节的吃食,她都会按着时令做好,等着我们回去吃。甚至十年前落在老家的牙膏,她一直收在窗台上,等着我们回去用……婆婆就这样,用最笨拙的方式爱着我们。

我的脑海中显现出一幅画面:婆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前徘徊许久,用她那双看惯山川田地的眼睛,吃力地比划着一双双拖鞋的大小。她看不懂“36码”的标签,只能用手丈量,在心里描摹着我脚的形状。结账时,她又一次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元纸币,又默默地接过收银员递过来的零碎硬币。

我摩挲着这双仅值9.9元的拖鞋,鞋底柔软得像被秋风抚平的云朵。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我的心结。原来,真正的感动,从不喧哗;最深的爱意,往往寂静无声。它无需华丽言辞,只是静静地藏在一针一线、一餐一饭之中,藏在那些我们不曾留意、却早已被她默默注视的角落。这双婆婆用双手“量”出来的拖鞋,或许廉价,却合脚而温暖——因为这是她所能给出的整个世界的温柔。